

不安，幸尚未出意外，在柳州停留廿餘日，校方始在貴州平越覓到校址，師生再上征途，時而搭車時而步行，歷時十餘日，始全部平安到達。平越士紳對唐院遷往

憶舊雜寫

孫金聲

，極示歡迎，撥贍城內建築最佳之孔廟、考場、及福泉山房舍，分充教室宿舍，全體師生遂又在艱苦情形下，開始其三度建校工作。

唐院同學晚近十餘年各班中，要算本班（民卅二級）班運最佳，母院自廿六年七七事變開始遷滬

過不經大難，不成大器，故級友如筆者的沒沒無聞，未始不是未經磨難的緣故所致。

廿七年初轉湘潭，楊家灘，是年復經桂林遠赴貴州省卜居平越縣，卅三年秋黔桂戰起，再遷蜀之璧山，卅四年秋抗戰勝利國府還都南京，母院亦還址唐山，不旋踵共匪作亂，卅七年冬又復播遷江西。綜計十餘年中凡遷校達七次，其間僅於平越縣城定居五年有半。卅一級校友中爲須到校報到。未隨同母院遷移者有之，而卅三級校友中，爲當時黔桂戰事日形緊張，響應徵召報筆從戎者有之，惟吾班友，自廿八年冬入黔，卅二年夏離平越，終日融融洩洩，平安無事，可稱班運最佳，不

吾班同學均係參加教部統一招生考試錄取而後分發至母校者，各省人士均有，而東南沿海同學佔多數，性活潑好動，故自到校後即開母院運動之風。時教授們均未攜眷在任，山城寂寥，則橋牌之餘，看看同學球賽亦一樂也。廿九年運動會，管理系許炳漢教授用慢跑與土木系林秉賢教授競走賽快結果，林教授勝，可見想見當時學校運動風氣頗開之一斑。

息于茲，感情非常融洽，形成一大家庭，而惟一憾事，厥爲吾班國文課茅教授，於卅年夏忽辭不繼任，說來原因既簡單又滑稽。原來吾班同學第一學年所修學分甚少，約僅十六、七個，三分之一不及格即留級，過二分之一即須除名，而第一次國文月考，有五分之四人數不及格及格者亦在六十分邊緣上，僅有一位同學高踞八十餘分，掄元占魁，她的芳名叫余澤篆。不知那位興風作浪，說是這位教授瞧誰美麗便多給分。頓時引起全院同學之非議，後來事實證明那是冤枉的。自西學東漸，我們又深深地受了「的了嗎呢」的薰陶，而茅教授却喜研究詩詞歌賦古文辭類纂，新舊既分，當然難及格。至於余小姐人長得確稱得上沉魚落雁，不過她生長於三湘文萃之地，舊學頗有根底，她中了這名女狀元，何嘗是花容月貌換來的？筆者今日握管躊躇，文思不來，却悔當年少讀書。

母院自遷湘黔復課時，定名爲國立唐山工程學院，內設土木，礦冶，鐵道管理三系，至卅年教部明令學院不得單獨設立，必須歸併入其他大學內。當時三系教授均不受命，乃向各方呼籲，請仍准設立，教部則以母院同學均領發貸金，必須遵行，最後幸賴各方校友聲援，更名爲國立交通大學貴州分校，下設唐山工學院，鐵道管理學院兩院，唐院下設土木，礦冶兩系，平院下設鐵道管理系一系，頗屬奇聞，要不吾校歷史悠久，聲譽頗隆，

我腦中的交大

各方人士不忍令中斷也。學校既隸新組織，惟所得經費甚微，加以物價高漲，學校支出均賴校友捐募以維不敷，當時得力最巨者爲侯甦民校友，無論湘潭、楊家灘、平越復課，均賴其協助，於平越定居期間，圖書儀器經費亦常獲捐借，卅七年冬再遷江西，爲侯校友一力贊助之舉，年來在臺復校運動興焉。若謂母院自西人手中爭得我國人士自辦爲羅建侯老教授者則晚近十五年來不負羅老先生所望，對母院最熱心愛護者可稱侯校友歟。

沈繩一

在我初中畢業的時候，父執輩向我建議，將來高中畢業考大學，要末不考，要考就得考交大，這是我第一次有交大的印象。因在家鄉沒有一個完備高中，到了上海，交大又無附中，就考了商船。

在商船念高中，那時數學教員任孟閑先生說你們在這裏高中畢業，如果不念本科要改考交大，在數理程度，我可以包你們考取，這是第二次聽到交大的名字。

第三次呢，說來也巧，我跟

我內人準備結婚時，她說她父親在前清雖讀南洋的船政科，後來因爲坤方反對理由是將來難得回家的，只得轉讀機械，你是不是要考慮這個問題？我也記不清楚當時怎樣回答，因此關係，我泰山的同學，老前輩們認識了不少，介紹人是韋作老，其他像胡博淵，楊毅，莫衡諸位老前輩他們是同期，一起到美國學機械，回國來同在鐵路上工作的，因此有機會請益。

最近一次是在讀重慶船校時，離畢業還差這麼幾個月，忽然大鬧風潮，教部命令歸併交大，在九龍坡我們住了一星期，參加畢業考試，這才算跨出了交大的門。

將來的一次，就只希望十年以後，我的小孩子能够進交大本書，我小孩子的小孩子，：綿綿不息，都能在交大學鐵路，公路，航海航空電信等。